

三六 唐才常

唐才常，字佛塵，原爲絳丞，湖南瀏陽人，清光緒丁酉拔貢，與譚嗣同齊名，世稱兩瀏陽。

佛塵少負志節，喜談兵，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。年十九補縣學生，縣府道三試，俱取第一，時稱小三元及第。瞿鴻禨任四川學政，向翰林歐陽中鵠問湘中人才，中鵠以佛塵對，因隨入川，充閱卷官。迨學政任滿，仍返瀏陽。始與同邑譚嗣同訂莫逆交，論戚誼，則譚長唐一歲，故稱之爲復丈。後來佛塵交新會梁任公，復生嘗爲介之曰，二十年刎頸交，唐佛塵一人而已。

丙申，江標建霞主湖南學政，延佛塵入幕，禮爲上賓，時湖南巡撫陳寶箴，按察使黃遵憲，及紳士熊希齡等，推行新政，聘梁任公爲時務學堂總教習，佛塵亦充

任講席，並兼辦『湘學報』，一時湖南風氣爲之丕變，有中國『普魯士』之稱。右銘曾語佛塵曰：『論官階資歷，老夫忝爲前輩，至於學問經濟，則甘拜下風。』其推重一至如此。

二

戊戌政變前，復生在軍機處辦事，曾疏保佛塵『擅文章，通武畧，才堪大用』，德宗傳旨召見，佛塵束裝晉京，甫抵漢口，而京變突起，復生殉難，乃倉皇返里，撰聯以哭之曰：『與我公別幾許時，忽驚電飛來，忍不携二十年刎頸交，同赴泉台，漫贏得去楚孤臣，簫聲嗚咽；近至尊剛百餘日，被羣陰搆死，甘永拋四百兆黃帝冑，長埋地獄，只賸得扶桑三傑，劍氣摩空。』

既語其師劉蔚廬曰：『吾與復丈相期努力國事，誓共生死，今復丈爲羣奸搆死，吾豈獨生？』觀其於戊戌後所爲詩，有句云：『要當舍性命，衆生其永懷。不爲鄉愿死，誓斬仇人頭。』蓋已存報國殉友之志矣。

未幾，赴日本，南海先生一見，即語其門人徐勤曰：『佛塵烈士也』。從南海遊，稱私淑弟子，日夕討論變法維新，及保帝反后之大計。並納交日人犬養毅，益瞭然於日本維新，所以能摧毀德川幕府之政權，實有賴於長閩、薩閩地方之武力，而戊戌政變失敗，固由於袁世凱首鼠兩端，更由於西后憑藉榮祿之兵力，以制伏德宗，因此之故，則建立軍事起義勤王，爲不可緩也。

佛塵在日本時，其友畢永年，學生林圭，及孫中山先生，亦同時客日，畢隸與中會，林屬康梁黨，均與湘鄂各地幫會素有淵源，因此雙方頻頻籌商聯絡幫會起義，最後採取殊途同歸之辦法，唐林回國起義於湘鄂，與中會同志，則在廣東以應之。故佛塵等回國後，梁任公設宴歡送，中山亦嘗陪座。並爲作書介紹國內同志，是兩黨宗旨雖殊，而起義則一致也。

唐等既抵上海，即發起正氣會，旋改名爲自立會，即起草會章，序文有云：『日月所照，莫不尊親，君臣之義，如何能廢？』永年反對無效，而各方來洽之幫會頭目，亦一致擁護佛塵保帝反后之運動，永年乃大失望，遂削髮爲僧，不知所終。

三

自立會成立後，進一步組織中國國會，組織中國自立軍，其時八國聯軍已陷北京，兩宮西狩。兩江總督劉坤一，湖廣總督張之洞，倡東南自保之議，佛塵亦力促其成。同時，將自立軍分左右中三軍，左軍在通州，秦力山統之。右軍在鄂西，沈愚溪統之。中軍以武漢爲根據地，林圭統之。而佛塵自任天下兵馬都元帥，南海，新會，則在海外負籌餉運械，宣傳之責任。

其時，湖北巡防軍統領黃忠浩，亦爲湘人，佛塵曉以大義，忠浩即願參加。自立軍所密布之口號：『紅羊浩劫遍地催，萬丈陰霾打不開，頂天立地奇男子，要把乾坤扭轉來。』各路軍同時起事，聲勢甚壯，不謂忠浩猶豫不決，總糧台官狄楚青，自漢星夜馳抵上海報告軍情，以事將必敗，苦勸佛塵勿輕前往，佛塵曰：『自我發之，死亦分耳。』遂赴漢，欲有所補救，不期月而事果敗。

四

佛塵被捕，鞠訊時，神態自若，緘口不發一言，僅書：『丁酉拔貢唐才常主義不成，請死。』十三個字耳。將刑時，有句曰：『三尺頭顱酬故友，一腔熱血洒神州。』同時殉難及續捕殺者二百餘人，以時務學堂學生爲最多。死事之烈，震撼中外，日後成名之吳祿貞，范源濂，蔡鍔，皆預與是役而倖免者。右軍沈愚溪聞事變逃免，越二年，習爲綢緞商人資緣入京，欲刺西后，事覺亦遇難。

先是，佛塵講學時務學堂，授禮記，闡禮運大同之說，辯才無雙，聽者嘆服。譚復生嘗集句贈之曰：『思緯淹通比羊叔子，定禮決疑問陶覆之。』遺著『覺顛冥齋內言』爲維新變法而作。卒年三十四，與譚復生不媿爲二十年刎頸交也。